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九十一回 剎魔聖主略揭翠霞裙 火首毗耶永墮紅玉袋

這頭陀不跌下猶可，一跌下時，尚未到地，便翻身而上，泥九宮內、口內、鼻內，都噴出火來，烈燄飛騰，向九鬼子撲去。怎見得火的利害？有詩曰： 禩廟私期郎熟睡，佳人喚之心如醉。愛火炎炎口內出，千年棟宇飛灰燼。禪家自有妙神通，坐對空潭制毒龍。更有養在青蓮鉢，灌以醍醐日不竭。直到冥然寂滅處，六根燒盡方飛去。

這火不是天上之雷火，亦非人間之凡火，乃是我自己本來之火。禪家謂之毒龍，道家謂之龍雷。制伏得他，方能成道。有本事的禪和子，直待死後放出，燒卻自己身軀，方謂之三昧火。若是凡人有欲不遂，此火內灼，把精髓炙乾，骨節枯槁而死。這還算心不專切的。若此心專切到極處，便是禩廟中佳人，一口氣呼出，把廟宇神道都燒個罄盡了。那頭陀修煉千年，其得力處就是這火，與《西遊記》上紅孩兒燒孫行者的也差方不多。九子初不知他有此神通，只得四遠跳散。那頭陀就將錫杖望空一擲，化作九條白蟒，張牙舞爪，來吞九鬼子。好小天王，全然不懼，各飛拳腳來戰蟒龍。你看他：

九個小兒，共現二十七個頭顱，掉動五十四條臂膊，翻騰跳躍，有八面威風；九條大蟒，競顯一十八個犄角，張著三十六個鋼爪，盤旋回舞，具全身變化。但知道爪勝於刃，抓著處，血肉淋漓；請試看拳賽過錘，碾著些，筋骨裂斷。

九小天王身體輕捷，轉動便利。蟒龍向前噬，就跳在後；向右攫，就躍在左。在空中攪作一團，有的騰身騎在項內，扳住了角，摳他的眼，他的鬚；有的騰身跨在背上，按住了肋，揭他的鱗，屈他的爪；也有拳搗的，腳踢的，拔尾的。蟒龍旋旋舒展不得，被頭陀大喝一聲，九蟒復了原形。鉢盂平空蓋下，九子都合在鉢內。有詞為證：

曾是鳩摩托出，今為火首擊來。非瓦非磁，靈鷲山中石孕就；不金不玉，紫泥海內寶裝成。清冷宛似水精壺，空明儼若玻璃鏡。大可以蓋華嵩，即有六丁神斧安能破？小則如縮芥子，縱饒五雷天火莫能燒。較他老祖之瓶，略差一等；比我如來之鉢，還遜幾分。

九鬼子在鉢內，輪拳揮腳，要打碎這東西。不意鉢口漸漸收小起來，著了些忙，就都縮作毫毛一般，鑽入地下，鉢口兒剛剛合上，空空如也。

三位仙師在七寶閣內作壁上觀，見這鉢兒內外洞徹，晃如水晶，九子已經無影，鮑師就作法，要移取銀嶽山大石來壓碎他。那鉢盂恰像有他心通的，霍地騰空，竟連七寶閣蓋將下來。隱娘驚雲而遁，鮑師化道清風走了，單單把曼師合住，一個倒栽蔥直跌下地，倏然不見。毗耶那吃了九子大虧，摳去眼珠，面上還是血淋淋的，忍著疼痛，在那裡運用法寶，不期一個也拿不住，咬牙切齒，收了鉢盂，放出泥九宮內毒火，將七寶閣燒作灰燼。

那時隱娘走脫，鮑師亦斂原形，遙見七寶閣火起，不能去救，只索聽之。隱娘道：「曼師如何不走，遭此雙難？」鮑師道：「他自恃有神通，要裝個硬漢，落得做個茶毗尼了。」隱娘道：「如何解？」鮑師道：「佛家以火焚謂之茶毗。」隱娘道：「噫！縱使入火不焚，怎能出此鉢盂？」忽見公孫大娘駕雲而至，說：「帝師因劍炁飛回，所以命我前來探看，二師因何在此凝望？」鮑師亟問：「見曼師麼？」公孫道：「並不曾。」

隱娘把始末略說了幾句，遂一齊回到宮中。

曼師正與月君坐著講話。鮑師笑道：「做不成茶毗尼，原是個曼陀尼在這裡。」曼師也笑道：「我如今要帝師陪還我七寶閣，不過是房產官司。若連我茶毗了，就是人命案件，連我們見證一個也走不脫哩！」眾仙師皆笑。月君各慰勞了幾句，便道：「曼師說這頭陀法術利害，如今請那位去降他？」鮑師笑道：「是個魔僧，只曼道兄有降魔之力，再請誰來？」曼師道：「你只信嘴兒胡謔，難道這鉢盂錫杖是魔家之物？」鮑師道：「難道他泥九宮內不是魔性之火？你降不得，你去請令甥女來便了。」曼師道：「從來只有以道伏魔，沒有個以魔伏魔的。」

鮑師發話道：「治河的有以水治水之法，治病的有以火攻火之法。漢之張京兆有以賊攻賊之智。前此奎道人作祟，你就不肯去請剎魔，說是自壞體面。難道鬼母不是魔道中出身的？怎麼就肯來劈死了他呢？」曼師笑道：「好個做媒的嘴牙，偏偏說來都是聽得過的。」月君道：「鬼母尊在天關，不好再瀆？若捨了剎魔姊，更無可請。」就取留著的一莖青絲髮出來，暗暗禱告。只聽得霹靂一聲，早已不在手中了。月君恐剎魔主逕去收服頭陀，又煩各位仙師仍向前去接待。曼師道：「若要接待，且把卸石寨的九仙台移去，也好坐坐，難道去站在空中不成？就將來陪我的七寶閣，也還差好些珍寶哩。」月君道：「我在九仙台上另造一座七寶閣，送到無門洞天以作供養。」鮑師道：「老曼竟無利不往的，那九仙台是天造地設的奇石，你就要僭據起來，只怕的少些福氣。」曼師道：「老鮑好不知事，你看如今欽差出去，那個不賺注大錢回來？要照著我那樣只夠本的，也就沒有哩！」月君大笑。

三位仙師便飛向九仙台上坐定，用出神通，連峰根拔起，從空飛去，輕輕的落下，正壓在燒殘七寶閣的基上，寂無聲響。

毗耶那抬頭看見，忖道：「怪道他們成了事，原有這些精怪會弄手腳。若在白日，決難了當，我且待他半夜，悄然將鉢來蓋下，待走那裡去？」主意已定，仍然垂目而坐，佯若不知的光景。

且說剎魔聖主之發，猶如龍化之絲縷，夭矯凌虛，飛回宮內。剎魔已知必有緣故，遂在須爾山頂，運動神光一望，見有個頭陀在座假蓮台上，頂內噴出的火燄，其勢糾糾而不紛亂，狀若虯龍之蜿蜒，長有數百尺，騰掉於半空之間。剎魔道：「此火首毗耶那也，我正收之。」又見對面一座高峰，玲瓏巖榭，其巔構有層台，是曼尼、鮑姑、隱娘在內。時正月色昏黃，遂呼口氣吹去，將九仙台罩住，如在鐵甕內一般。乃飛身直下閻浮世界，不剎那間，已在頭陀火燄之上。剎魔主揭起翠霞裙，端端正正，將數千年荳蔻含葩的玄竅，對著他泥九宮發火的所在，盤膝坐下，那火燄就滅了三分。隨著火燄再坐下去，已滅了一半。

頭陀正在運用工夫，覺著火力漸消，心甚驚訝，卻有一胞滾熱的溺，滿頭滿臉的撒將下來。剎魔早已坐在頭陀頂上，溺還不絕，淋漓瀉瀉，灌注在前後衣領之內，遍身沾漬。腦門透進一股香氣，骨軟筋酥，縮做一堆，動彈不得。剎魔主隨取出身邊軟玉紅香夾袋，輕輕拎起，把頭陀裝在裡面。回手一招，十數個魔女都來了，取了各種的法寶。吹口氣，將九品蓮台及一面大字牌燒個乾淨。才到九仙台上，黑氣也沒有了。

三位仙師連忙起迎，道：「我等知聖駕將臨，在此拱候。」

曼師拍手道：「列位的眼珠還是盲的，不看這些宮女，各拿著鉢盂、錫杖、赤烏鏡、鹿角棒麼？」隱娘道：「你看聖主一到，連蓮台都沒有了。」剎魔道：「虧你們叫什麼仙眼，難道我在那邊降這頭陀，總看不見麼？」三位仙師啞口無言。剎魔道：「這座台倒也天然，叫三四個魔女，快快抬去，安放在冠清閣右邊。」

曼師道：「算是我送與聖主的。」剎魔亦不理會，逕飛至月君宮內。三位仙師隨後也到。月君忙起迎接，剎魔就南向坐下，道：「我們不必行禮，你且看看這頭陀。」令魔女解開夾袋，呈上月君。月君看了，笑道：「恁船絨形，怎的十分狠毒？」曼師道：「帝師不見他魁偉雄壯的時候，狠放出毒火來哩！」隨復遞還魔女，接在手中，向空一拋，落下來，又是個魔女一腳踢起。

十來個魔女竟當作氣球玩耍，道：「這個和尚，為何這般棉軟，想是沒骨頭的。」眾仙師皆大笑。

月君又起席稱謝道：「前承姊姊賜我金銀二百萬，今又承大魔法力，降此魔僧。」話尚未完，魔王即止住道：「我見了那些佛祖神仙，便生惱怒，就是見了嫦娥，方生歡喜。」曼尼接著道：「只因歡喜太過，連罵也不覺了。月君說是魔僧，不知甥女是魔什麼？」剎魔道：「姨母弄嘴舌哩！石勒做了皇帝，下令犯『胡』字者處斬。有一老臣奏對，言及五胡之惡，肆口毒罵，陡然想著犯了禁諱，叩頭請死。石勒笑曰：『我的法豈為汝輩老書生而設？』赦之不問。今我妹妹至誠，與老儒生無異，難道我倒學不來石勒的度量？你們佛教仙教，如有人稱為佛稱為仙的，就說是信心。我是魔教，稱我個魔王，豈不是尊重我麼？」月君道：「非曼師

言，不但妹子不自知其過，亦並不知姊姊聖德淵涵也。」即命女真們設席。曼師道：「不消杯酒酬勞，一座九仙台，也算得個謝議。」刹魔道：「那座石台，先說是姨母的，今又說是月君的竟有兩位業主，教我謝誰呢？」大笑一聲，忽然不見，也不知從天上去，從地下去了。

卻說毗耶那的錫杖鉢盂，原是鳩摩祖師的法寶，所以具此大神通，誤落在他手裡的。後代大和尚亂付拂子，遂有不守清規，以至玷辱宗風，敗壞佛教者，比比而是。且看下文。